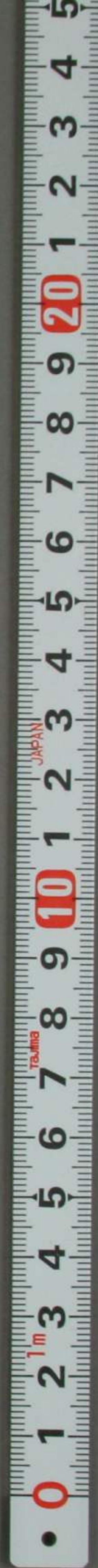


27.63, 8
5
3. 12

特別
^21
2772
8





門 21  
號 2772  
卷 8

飛龍傳

第二十七回

鄭恩遺像鎮村坊

詩曰

憶昔君從東道至。

履危涉險不尋常。

自慮稅駕屬何方。

繼綵適逢知己友。

百年瞬息如駒隙。

丈夫志氣須超凡。

太祖同心除妖孽

驅馳多遇股憂事。

奮壁飛騰雲雨至。

歛然中道意傍徨。

促膝談心在廟堂。

白首徒傷笑足則。

食前方丈終休歇。

飛龍全傳

第二十七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拜六



雄材大畧及時揚。

願作干城功滿塲。

徒使遺神及繪像。

于秋能否有褒獎。

話說趙匡胤在興隆庄酒店內遇着了鄭恩彼此離別多時情深意篤談論之間鄭恩只圖安樂因此勸着匡胤不要奔走風塵伴他及時快樂絮絮滔滔說了一遍匡胤道賢弟言之差矣我與汝都是頂天立地之人須當推施雄材待時展布或者圖個封妻蔭子竹帛垂名上不愧於祖先下不負乎一身方是丈夫志氣若然貪圖安樂靠人營生乃是庸夫俗子所爲豈是你我終身事業賢弟聽我之言休圖安逸苟

且存身。決當努力着鞭冀求進取斷不可墮了主意將平生自命之志埋沒不聞便與草木同朽那時悔之晚矣匡胤一席話把鄭恩說得垂頭嘆氣半晌無言想了一回方纔開口道二哥樂子聽你的言語實是有理就要樂子離了此地也是容易但如今往那裏去安身。咱們須要商議定了纔好走路匡胤道大丈夫處世四海爲家何處不是安身之地賢弟只管放心與同愚兄此去是有下落鄭恩依允便同匡胤各各安睡次日起身卽叫一個從人分付道你去把庄上的頭兒傳來樂子有話商量那從人就去把興



隆庄上的爲頭老者。俱各邀到廟中。一齊施禮。鄭恩拱手還禮。那衆人見了匡胤。便問鄭恩道。好漢。這位是誰。鄭恩道。這是樂子的一二哥。極是有仁有義的。你們也來見个禮兒。衆人又與匡胤見過了禮。然後鄭恩開言說道。衆位鄉親。今日樂子傳你們到來。非爲別事。只因咱的一二哥。當年在關西放債。放去十萬八千兩銀子。沒有到手。如今要請樂子同去取討利銀。故此傳你們到來。樂子就要辭別。衆人道。大王。你是一个財主。又是个福神。自從來到小庄。降伏了妖怪。請得英雄住下。以鎮合庄。便是風調雨順。地旺人興。直

乃一方的佑聖。百姓的吉星。我們怎肯捨得你去。還望安心住下幾時。鄭恩道。樂子主意已定。隨你怎樣待咱。總畱不住的。衆人道。既神爺立意要去。但請再住幾日。且過了歲朝燈節。方去不遲。鄭恩道。不必。樂子想天天喫飯穿衣。管什麼歲朝燈節。要去就去。有甚的流連。葛搭。衆人見他立意要去。只得背地裏商量道。看這神爺。已是不肯住下的了。我們苦苦畱他。也是無益。爲今之計。不如大家湊出盤纏。治了酒席。與他送行。只當在此打夥一場。以盡我們的心事。何如。衆人道。說得有理。我們及早兒去辦事。說罷。各各



出了廟門。分頭湊措盤纏。整治了一席酒。抬到廟中。當殿擺下。就請鄭恩。匡亂。坐在上面。那兩個年高的。上前把盞。說道。神爺。我等皆蒙大恩。除妖。保全合庄的性命。指望長在此間。使我等孝敬報答。不意今日。一旦分離。拋別遠去。不知何日。再得重逢。叫我等如何忘念。說罷。淚如雨下。鄭恩道。衆位鄉親。也不必悲淚。樂子在此。承你們這般厚意。又是如此不捨。如今樂子倒有一法。便可報你們相待的厚情了。那老者連忙問道。神爺有甚法兒。可使我們盡敬。鄭恩道。你們這裏。可有什麼畫師。與我叫將一個進來。樂子要

用。老者道。有。不知神爺要來畫甚。鄭恩道。樂子去後。怕又出什麼妖怪。害民。故此叫他把我的圖樣。畫下來。一則鎮壓妖邪。使他不致侵犯。二則你們思念樂子。看了這像。就如親見的一般。這個法兒。却不好麼。匡亂從傍贊道。賢弟此法。果是不差。列位快央人去請那丹青來。傳寫了像。我們好告辭也。那老者聽了。即便使人去。登時請了一個妙手丹青。領到廟中。與各人施禮已了。就在酒筵前。放下一隻桌子。備上筆硯。鋪下一幅素箋。那畫師對面坐下。提起狼毫。蘸上香墨。看了鄭恩模樣。舉手就描。但見他。



起手先將兩眼描

熊鬚眉黛潤添毫。

形容不用多顏色

墨黑濃濃任意調。

扎鼻下橫盆口潤

高顴相配地盤朝。

橫生怪肉驚人怕。

千載英雄有幾遭。

那畫師把鄭恩的形容細細描完。遞與眾人觀看。眾人一齊贊道：果然畫得好。真的有一無雙。匡胤也便立起身來，接來觀看。亦贊道：委實傳神。堪稱妙手。遂與鄭恩看道：賢弟，你看這副畫像，與你毫髮無差不枉了此翻舉動。誠爲可喜。鄭恩接過手來，把畫左一看，右一看，看了一回，便大嚷道：這馮毬入的不中人

抬舉。怎麼把我的形容，竟畫了一個鬼怪。你們眾人還要這等贊他。快與樂子把他趕了出去。休要在此匡胤笑道：賢弟休怒。這是你生成面目如此，與他何干。因叫眾人討了一面鏡子，遞與鄭恩道：賢弟，你且照看，便知分曉。鄭恩接過手來，一照，看看那畫上的形容，瞧瞧那鏡中的相貌，不覺大喜。復又大笑道：怎麼樂子的貌兒，生得這般模樣。真是可愛。樂子今日見了，憑的歡喜。衆人道：神爺的虎彪形，果然有些愛看。鄭恩道：樂子有了這樣妙相，巨那前日在木鈴關上，被那些馮毬入的，還把唾沫來擦磨，真是好及也。



不知方纔樂子若不把鏡兒照看。險些兒又要得罪了畫師。待樂子敬他三大碗酒。與他請罪。說罷。將大碗斟了三盞酒。遞與那畫師。那畫師連忙作謝。接過來。把酒一氣飲了。鄭恩道。畫師。樂子已敬過你酒了。你好生把樂子的身材服式。照樣兒畫起來。傍邊又要畫一根酸棗棍。又要一隻小犬。你若畫得合式。樂子還要敬你酒哩。匡胤道。賢弟。你這主意便欠高了。那眾位鄉親要留下你的真容。原爲鎮壓邪魔。如若照依本身而畫。只恐不成模樣。據愚兄之見。可加上幞頭。紅抹額。烏油巾。皂羅袍。手內拿一根竹節剛鞭。

傍邊只畫一個猛虎。如此配合。方是威風出色。鄭恩大喜道。二哥的主意不差。樂子及不得你。便叫丹青。你只依着咱二哥畫便了。那丹青聽罷。就把顏色配成。依了匡胤的言語。繪畫起來。須臾畫就。懸掛起來。眾人一齊上前觀看。果然畫得威風凜凜。氣象巖巖。怎見得圖像的好處。

鐵幞頭。襯着抹額。烏油巾。掛下龍鱗。皂羅袍。純似黑漆。烏雲靴。只用墨拖。左手執根竹節鞭。右手拿个金元寶。一隻黑虎傍邊卧。體段威嚴實怕人。



當下衆人把圖像看了。一齊誇獎個不了。鄭恩聽了。滿心歡喜道。畫師你果然真好手段。樂子再敬你三盃。孟丹青推讓道。神爺威鎮小庄。我等咸叨福庇。今日傳遺圖像。禮所當然。豈敢又辱賜惠。鄭恩道。樂子有言在先。必要再敬你三盃。你不必推辭。遂又滿滿的酌了二三盃。遞與丹青。那丹青不敢拂情。走上前接來。立飲畢。拜謝要行。鄭恩道。且慢。樂子還有一個薄意兒。與你。遂叫衆人送了丹青一個禮兒。打發他去了。然後叫聲衆位鄉親。樂子就要告辭了。那爲首的老者道。旣神爺不肯少畱。我們不敢相強。但我們畱有

盤費銀二百兩。望神爺帶往前途。爲路費之用。鄭恩道。衆鄉親。樂子在此。承你們的厚意。已是受當不盡。怎麼還要你的盤纏。這是樂子斷不受的。衆人道。些須路費。不過少表一點敬心。神爺若不肯收。我們要下跪了。鄭恩卽忙搖手道。不要如此。待樂子收便了。遂接了銀子。打開包來。取了七八錠。叫道。伏侍樂子的兩個小娃子過來。你們辛苦了幾時。可拿去買果兒吃。那二人拜謝。鄭恩捲好銀子。揣在懷中。提了酸棗棍。負了行李。那鄭恩本無行李。因是鄭老者所備。故此也有了。匡胤亦將行李兵器。稍放好了。擡馬出



門匡亂上馬鄭恩步行兩個望前而走衆人隨後送  
行不覺走了五里多路匡亂叫道賢弟送君千里終  
須一別你怎不叫衆人請回還要送到那裏鄭恩聽  
言回轉身來叫聲列位鄉親不必遠送了那衆人尚  
要再送一程鄭恩不許道咱們後有會期不必多禮  
衆人無奈只得揮淚別去正是

眼前圖畫終成假。

路上殷勤纔是真。

却說匡亂三人別了衆人望前迤邐而行一路上饑  
餐渴飲夜住曉行兩個在路說些閑話一日到一高  
庄尋下客店安放了行李馬匹等件兩個坐在客房

酒飯已畢時當昏暮高剔銀燈匡亂心有所觸長歎  
數聲鄭恩問道二哥你爲甚發歎敢是這村店淒涼  
不像那孟家庄上的那般鬧熱樂子也會勸你你自  
己不聽要受苦楚匡亂道賢弟說那裏話來愚兄想  
人生在世如駒過隙你我二人終日奔波向無歸着  
空費歲月所以歎耳鄭恩笑道二哥你忒也着慌樂  
子與你都是少年英雄怕日後沒有事業愁他則甚  
匡亂亦便無言兩個各是安歇次日起來正欲出門  
行路匡亂忽然心不耐煩只得住下鄭恩道二哥你  
若有甚心事樂子現有銀子在此就叫店家去備些



酒食樂子與你解悶消遣可好麼。匡胤道好好。鄭恩遂向腰間取了兩錠銀子。便叫店家端整酒食。須要豐盛。那店家接了銀子。便去叫人買辦整備烹調。不一時酒保送將酒餚進來擺放桌上。便自出去。鄭恩見餚饌豐滿。心下大喜。掩上房門。便與匡胤對坐。兩個暢懷歡飲。極盡綢繆。飲至午後。尚未徹席。只聽呀的一聲。房門開處。驀地裏走進兩個婦人來。匡胤舉眼看他。年紀只好二十上下。身上都是一般打扮。青布衫兒。腰繫白綾汗巾。頭上也都一色兒青布盤扎。生得妖嬈動衆。狐媚勾人。手中各執着象板。輕移蓮

步。走上前來。見了二人。一齊萬福。鄭恩帶着酒意。朦朧問道。你這兩個女娃娃。那裏來的。來此做甚。那兩個婦人。一齊輕啓珠唇。嬌聲答道。妾等二人。俱在近村居住。自幼學得歌彈唱曲。雅舞技能。常在店舖宿房。伏侍往來商客。今聞二位貴人在此。妾等姊妹二人。謹來獻羞勸侑。匡胤此時也有幾分酒意。一時心猿意馬。拴縛不牢。便道爾等既有妙技。便可歌唱一回。自有重賞。那兩個婦人。即便輕敲象板。頓啓柔喉。款款的唱出一闋阮郎歸來。道。

一別家鄉音信杳。百種相思繞。眼前勻粉調脂



妙。誰道相逢早。○憶襄王。高堂渺。夢裏何曾曉。  
怎如彩鳳配青鸞。覆雨翻雲好。

那兩個婦人唱罷。好似黃鸝弄巧。宛轉悠揚。匡亂聽了大喜。稱讚不休。又叫他歌舞。那兩個婦人欲思迷惑。正中其懷。各施伎倆。帶舞隨歌。做作起來。但見萬種妖嬈。露出勾魂景態。千般嬌艷。粧成吸魄形容。匡亂酒酣情洽。意亂心迷。痴着臉兒。只是呆看。此時鄭恩雖也有些酒意。却只斜靠身軀。凝眸諦視。心下暗想。這兩個娃娃。有些詫異。怎麼歌舞。只向着二哥做鬼斜眼。覷那匡亂。見他如出神的一般。雙睛只釘住

在婦人身上。心下愈加疑惑。按定心思。運動那雌雄神眼。不轉睛的。把那兩個婦人上下瞧科。正見他轉折盤旋。移挪閃躍。却早看出破綻來了。立起身來。將桌子猛然一拍。大叫道。二哥。這兩個不是女娃娃。乃是妖怪。你不要被他弄了。這一聲早把匡亂提醒。如夢中驚覺。酒意全無。說道。二弟。怎見他是个妖怪。一句話尚未說還。這兩個婦人。知事已泄。各把手中象板。變了兩對兒柳葉刀。望着弟兄二人。一齊直奔。鄭恩慌取了酸棗棍。匡亂取刀不及。閃身解下鸞帶。迎風變成了神煞棍棒。四個就在房中。捉對兒相併。雖



非疆場武事也。如房室顛狂。但見。

未分妖類。盡是人形。兩女雙男。不見洞房花燭。相交對敵。果然蕭牆干戈。刀分處。棍棒齊鑽。何異男貪女愛。棍攪時。柳刀迎合。怎殊倒鳳顛鸞。爲探真元。滋妖艷。免不得先禮後兵。豈容氛穢。亂清塵。畢竟要斬妖縛魅。

當下四個在房中。你爭我鬪。各施本領。耳中又聽叮噹之聲。却把那桌子掀翻。碗盞盡都打碎。先說鄭恩與那個婦人對敵。約有半個時辰。鄭恩本是有心提防。胸中已有算計。正要捉他破綻。不期那婦人側身

處。正蹈了那地上餚饌。一時膩滑。立脚不定。將身一旺。正欲顛翻。鄭恩趁勢舉起酸棗棍。用平生之力。狠命一下。只聽朴的一聲。早把那婦人打倒。便是四肢不動。斷火絕烟。原形反本。乃是一隻玉石的琵琶。溫潤潔白。光彩晶瑩。這一個婦人看見。羽黨已亡。諒難如願。只得棄了匡亂。將身一折。變還了一個玉面的狐狸。思量逃走。鄭恩那肯容情。躡將過來。眼明手快。用力一棍。打倒在地。那狐狸負痛蹲伏不動。口裏吱吱的叫。又經匡亂幾下。早打得骨軟皮殘。絕淫斷慾。正是。



憑他變化迷人巧。

難免今朝棍下亡。

原來這二妖專一變做美貌婦人。迷惑男子。漏取真陽。補助自己王力。那愚人貪色。誤入彀中。將有用之身命。填入火坑。究竟所得不償所失。亦何取哉。閑話休題。只說那店家在外。當時房中舉動之事。豈有不知的麼。憑你房屋重疊。路徑迂迴。終須有些聲响。况飯店之中。所隔有限。如何湮沒無聞。不來照看看。官們有所未知。從來隻口莫說雙言。一筆難書兩字。聽在下漫漫分說。便見井井有條。那店家進來之時。就在這打翻桌子。碗盞叮噹之際。他聞此聲响。疾忙趕

至客房前。正見兩對男女。在這裏爭鬪。心下只猜是姦淫不從。持強和鬧。欲待上前解勸。又見他各執兇器。性命相拚。怎好赤手空拳。排難解紛。只好遠遠的立着。張望風景。看到鄭恩打死婦人之後。他便暗暗跌足道。怎麼當真的將人打死。這還了得。不一時又見這個婦人。倏忽不見。心下又想道。一定又把那個也打死了。這兩個憑的行兇。必非善良之輩。我且進去。與他理說。見機而作。便了。想罷挺身而進。叫道。二位客人。清平世界。朗蕩乾坤。怎麼將人打死。却不害了小店受累。枉吃官司。不知二位如何主意。匡亂未



及開言只見鄭恩早把店家扯了過去。指道店家你且看着這是什麼東西。還在這裏說那夢話。那店家定睛一看。見一個是玉石琵琶。一個是玉面狐狸。心下甚是驚駭。一時沒做理會處。便道客人。這是怎麼講。匡亂道。店家。你原來不知。這兩個並非人類。乃是多年妖物變化人形。迷害生靈。諒也不少。今日俺兄弟二人。若無半點本領。焉能除滅於他。必然亦被其害。他向來出入。難道通無消息。不見踪迹的麼。那店家聽了這翻言語。頓然省悟道。是了是了。我們只道他進來趁些錢鈔。誰知乃是個害人的惡物。吸髓的

妖邪。怪道前翻來的客人。進來都是強健身軀。與他交接之後。便是羸羸形象。我們只疑是房屋不利。也曾幾次請法師建醮淨宅。總然無益。原來是這孽畜作怪。實實不知。今日也算他惡貫滿盈。遇着二位好漢。斷除了他。便是二位。的陰德。方便於人。小店受此大恩。愧無答報。奈何。那店家說罷。復又再三的稱謝。然後往店中去了。此時日色正當晌午。匡亂便欲收拾出門。鄭恩道。且慢樂子。還有未了的事。如何去得不爭。鄭恩有此周折。有分叫。程途徧歷。波浪遊興。正是



愛向變中尋活計。

喜從開裏覓生涯。

畢竟鄭恩有甚未了之事。當看下回自知。

觀匡亂勸鄭恩之言。果是磊落氣慨。期許襟懷。其緊要尤在努力着鞭。上蓋古來英才傑士。做出許多事業。炫人耳目。以其能努力着鞭所致也。今人不肯努力着鞭。便是因循苟且。暴棄自甘。一生泯沒無聞。終與草本同朽。噫。可不哀哉。要離此地。也是容易妙哉。鄭恩之言。誠直截痛快之丈夫也。提得起。放得倒。便是努力着鞭之究竟也。不似今人。纔得好處。流蕩忘返。做出許

多兒女之態。使人酸鼻。

鄭恩說言實是有理。實是有機。放債之必須討利。理也。銀數之必取十萬八千。機也。夫十萬八千程途也。以程途而托言於銀子。鄭恩蓋已會心於努力着鞭之意。而乃自貶其前程遠大之機也。厥後溜韉失馬。機似乎放債。打韓通而得馬。機似乎本利全消。此又理中之機。機內之機也。則鄭恩之說也。爲何如。

凡人處世最難得者。致人之愛慕也。鄉愿媚悅於人。人之愛慕也。在乎貌橫逆。強暴於人。人之



愛慕也。飾其偽若鄭恩之在孟家庄人之愛慕也。誠有心悅誠服之意焉。曰好漢曰大王曰財主福神佑聖吉星神爺稱謂不論不次由其思慕真誠愛戀不舍故稱謂之間不顧倫次矣。詩云前王不忘其是之謂乎。

鎮壓必須畫圖傳神乃同鬼怪。未會目覩用藉菱花夫鏡所以鑑人也。自照之後乃見鬚眉相視之餘斯分皂白。嗟乎鄭恩錯認鬼怪鬼怪談卽鄭恩也。

空費歲月。世人通坐此患卽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之一類。夫虛度光陰。人生有幾。少年不學。老何所爲。白頭浩嘆無成。方悔噬臍何及。故大禹有寸陰之惜。孔子有惟日之思。誠以白日無多。青春不再。後生可畏。當凜不及。恐失之心。四十無聞。難免見惡終身之誚。曠觀斯世。其空費歲月者。比比然也。則匡亂有見於此。亦卽努力著鞭之意也。

只爲一个妖怪。恐其去後復生。故存身以鎮之。遺像以壓之。防微杜漸。極其深矣。而不謂行迨他方。偏逢二怪。豫防者已絕於身後。不防者反



接於目前此非故設奇難。勞彼心力。蓋為前文  
既有此事。不得不為餘勇之賈。而陡生波浪也。

飛龍傳

第二十八回

鄭恩無心擒獵鳥

天祿有意捨龍駒

詩曰

春風從何來

吹彼芳樹枝

客心多惆悵

日夕千里里

出門異南北

僧往任所之

願言繫白駒

已見西日馳

於心徒欲速

田沒成參差

徘徊一室中

恍惚始來時





沉沉西林路

光闇從此辭

右節錄竹垞古體

話說趙匡胤與鄭恩在飯店之中。遇了玉石琵琶粉面狐狸兩個妖怪。扮了走唱婦人。前來迷惑。反被鄭恩識破機關。兄弟二人同心併力。把二妖盡都打死。復了原形。匡胤正欲收拾行囊。出門上路。只見鄭恩叫道：「二哥且慢。這兩個妖怪雖被咱門打死。但畱下這個形像。不是好處。咱們有心除害。何不將他一齊收拾。免得又有後患。」匡胤道：「賢弟言之有理。遂叫兩個伙家進來。把狐狸擡出店外。就在空地上。取火焚

燒。只覺得陣陣風飄。焦毛爛臭。須臾煨燼。便把這枯骨搗碎。拋棄於野。那鄭恩又把那玉石琵琶。取將出來。仍放在空地之上。揚起了酸棗棍。猛力一下。打做了七八塊。塊塊都有血痕。匡胤見了。也自高興。執了神煞棍棒。弟兄兩個。一頓亂打。頃刻間打成齏粉。叫那伙家把來掃去。兩個一齊回進店房。只見房中排設一席酒筵。那店家在傍等候。匡胤動問其故。店家道：「蒙二位好漢。力除妖孽。免了民害。小店無以為報。只得薄治一盃蔬酒。少添二位的前豪興。望勿推辭。」匡胤道：「既承老店主厚意。俺們只須領情便了。」那店家



便請二人入席。酒已執壺相敬。勸了多時。告辭出去。弟兄兩個對飲談心。各各盡量而散。看看天色將晚。出門不及。只得住下。又過了一宵。次日清晨起來。弟兄二人各自收拾行李。出房辭謝了店家上路。匡胤乘馬。鄭恩步行。兩個取路望西而走。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正見草根透菜。樹木萌芽。趲趕程途。非止一日。早見前面有座村鎮。匡胤道。兄弟。俺們連日行路有些辛苦。何不進這鎮市。尋下店家歇息數日。再行何如。鄭恩道。二哥說的不差。樂子也走得不奈煩。也要歇息歇息說罷。二人進了鎮口。看的人烟湊集。鬧熱。

喧嘩。當時尋下了招商店。把馬匹交與當槽的喂養。揀了一間潔淨的客房住下。安頓行李。須臾酒保送上酒食。二人用畢。看看天色已晚。二人各自安寢。次日用過了早飯。匡胤便叫店小二問道。此處叫什麼地名。小二道。客官。我們這個去處。乃是東西要路。名喚平陽鎮。極是熱鬧的。匡胤謂鄭恩道。三弟。我們東奔西馳。只爲訪尋大哥而來。不道連走幾處。並無下落。今到這平陽鎮。久聞是個通衢大路。來往人多。我們左右閑住在此。何不到外面走走。或者遇着大哥。亦未可知。賢弟。你道何如。鄭恩道。二哥說的不差。只



是咱們莫要白走。帶着馬去。溜溜韁。放放青。也是好的。匡胤依允。鄭恩遂到槽頭。解了馬。擗將出來。匡胤鎖上房門。一齊出店。而走到那大街之上。真的店舖相聯往來不絕。兩個魚貫而行。來至三岔路口。不道行人阻住。挨擠不開。衆人你推我攘。闕的一冲。竟把弟兄二人冲爲兩處。匡胤不見了鄭恩。分開衆人。四望抓尋。不見踪迹。心下想道。這魯夫。不知擠到那里去了。或者不見了我。擗馬先回。下處不成。心下疑惑。轉身便回店家去了。那鄭恩因不見了匡胤。也在那裏尋覓。心下疑是先往前行。因而擗了馬。望前奔走。

約走一箭之地。只見那邊一簇人。團團圍裹在那裏。看耍傀儡的。心中想道。敢是二哥在內觀看。也不可。知待樂子瞧這一瞧。遂帶住了馬。挨身在衆人背後觀看。見那搬演傀儡。玲瓏盡致。鄭恩看到快樂之際。不覺哈哈大笑。把手拍將起來。側耳搖頭。十分歡喜。誰知一拍手時。把韁繩鬆了下來。那馬見脫了韁繩。便舒開四蹄。望前馳驟。鄭恩正看得高興。耳邊忽聽馬蹄之聲。回頭一看。那馬已是去遠了。慌忙跋步去趕。不知不覺。趕出了平陽鎮。離鎮已有二里之遙。趕到一座大樹林中。方纔把馬拿住。鄭恩趕得怒發。使



着性兒把馬連打了幾拳。摔住韁繩。將身席地而坐。見那樹林茂密。倒也幽雅。正在抬頭觀看。忽聽得一聲鈴响。只見一隻帶腳線的黃鶯飛來。落在地下。尾上還帶着鈴兒。那身上的毛色。生得齊整可愛。鄭恩本是粗魯之人。焉能識得。當時見了黃鶯。心中大喜。道樂子正在煩惱。不知那裏來的。這隻野雞兒。倒也肥壯。待樂子拿回店去。醜與二哥下酒。也不枉白走一場。遂把馬拴在樹上。趲將過去。將鶯拿住。那鶯見人捉他。也弔過頭來。把鄭恩手上。狠命的一啄。再也不放。鄭恩大怒。慌把那鶯一手擠住。往地下只一摔。

將腳踏住了。把身上的毛片登時擗得干淨。那鶯滿身負痛。只在地上打滾兒亂叫。鄭恩看了大笑道。你這野雞兒。如今還啄得樂子麼。停會兒還叫你熱湯裏去洗澡哩。正在說着。只見那邊來了一夥人。牽了小火。擎着稍棒。一齊跑到林子裏來。尋獲黃鶯。但見地上堆下鶯毛。那鶯赤着身兒。在地死命的亂掙。衆人見了。各各驚訝道。是誰把俺家的鶯兒弄死了。把眼團團一看。見了鄭恩。坐在那邊。一齊道。莫不是那邊這黑漢不成。我們去套問他。便知是否。說罷。一齊走上前去。叫聲漢子。方纔我們有隻黃鶯兒飛了。



過來。你可也見麼。鄭恩道：樂子正在坐地，祇見一隻野雞飛來。樂子已把毛衣去弔，要帶回去醃來下酒。却不會見有什麼黃鶯兒。衆人聽了，一齊亂嚷道：「好大胆的毛賊，原來就是你把我家的鶯兒弄死了。這是怎的快快陪了我們，饒你的打罵。」鄭恩聽了，睜圓雙眼，開言罵道：「野毬匹的，這是咱樂子拾得的野雞，與你們什麼相干。怎麼你們說是黃鶯兒在這裏冒要。休想樂子把來與你。那衆人聽了，亦是大罵道：「該死的狗頭，這是我家公子養的。這一架鶯兒，如全至寶方纔拿了，兎被一拳兒打冒了，飛來這林子裏歇。」

息。你這狗頭却認做了野雞，把來害了性命。如今總無別說。你只好好的陪了便罷。若沒得陪，還須跟我們去見公子。當面與你說話。或者公子不要你陪，也是你的造化。我們也脫了干係。你若指望安穩的回去，這却萬萬不能的。鄭恩聽了，便問道：「我且問你這公子是何等樣人，叫什麼名兒。」衆人道：「原來你是野外的狗頭，那裏知道俺們實對你說。你便曉得公子的利害哩。我這公子，不是別人，就是本鎮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他性如烈火，動手就要打人。你這狗頭快快跟我們去。若再遲延，便要打斷你的狗筋。莫。」



要後悔。內中有幾個道：你們也不必與他費舌，只消拿這狗頭去見公子就是了。眾人說聲有理，一齊動手來拿鄭恩。鄭恩大怒，提起拳頭就打。那眾人見鄭恩發手，就便各舉稍棒亂打將來。鄭恩那裏懼怕，掄開拳頭，如流星趕月一般，四面揮打，須臾打倒了數人。那眾人見無好勢，恐怕他走脫了，只得一齊發喊，遠遠的圍住。把鄭恩因在中間正在攻打之際，只見韓公子帶了幾個鄉兵隨後到來。見眾人圍住廝打，便叫過一個來問道：你們爲何廝打？那人答道：這黑漢因把我們的黃鶯弄死了，我們要他賠，他却不肯

所以在此廝打。那韓公子聽言，把眼望圍中一看，心下暗自想道：好一條稍長大漢，看他赤手光拳，敵住眾人的哨棒，諒他也是個不善魔頭。又見那邊樹上拴着一匹紅馬，好生齊整，體段調良，心中甚是愛羨，諒着必是此人之物。一時起了念頭，道：這匹馬難道不值我的鶯麼？我只消捧了他的馬去，他若要馬，不怕不賠我的鶯。想定主意，趁這廝鬧之中，便叫手下人暗暗去解下韁繩，捧到跟前，將身跳上，令人高聲叫道：爾等聽者，這黑漢既壞了我家鶯，公子已把他馬捧回去了。他若要馬，自然賠鶯；他若沒有鶯賠，就



把這馬折算了爾等各自回去也不必與他廝鬧了。說完跟了韓公子一直奔回庄上去了。那些打圍的衆人聽了分付脫了賠驚的干係誰肯又來作惡也就一哄的跑散去了。鄭恩瞧看不見了馬連忙跑出林子來。東張西望不但馬無踪跡連人影兒也不見一些了。心中氣發暴跳如雷。只在這林子裏跑出跑進。往回了數次沒做理會。只得高聲大罵了一回。見沒處追尋。使着性子跋步就走。一口氣跑回平陽鎮進了招商店。到着房中已見匡胤在內坐着。鄭恩走得喫力坐下身軀閉了口。只是喘息。匡胤見了這等

纔

模樣便叫兄弟。你方纔怎麼擠開了。在那裏耽擱多時。如今這馬可拴在槽上不會爲甚。這般光景。鄭恩搖手只是亂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匡胤見了愈加疑惑。復又問他端的。鄭恩只是不應。喘了半日方纔說道。二哥。你倒問起咱來。樂子好好的走。不見了你。偏偏你的馬又溜了。韁匡胤聽說心中吃了一驚。慌忙問道。因甚這馬溜了。韁你可拿住也否。鄭恩道。一匹馬怎說拿他不住。被樂子一口氣趕到一座樹林裏。把馬拿住了。只是可恨。那個駢毬入的賊子。匡胤忙問道。既拿住了。馬有甚的。賊子可恨。鄭恩道。咱吃



虧在一隻灣嘴的野雞兒那時飛進林來。被樂子拿住了。把他的毛衣盡都揪去。指望帶回來。與二哥下酒。誰知遇着一夥人來尋什麼鶯兒要樂子賠他。樂子不肯。就和他廝打。可惱這些娃子。馮毬入的多。趁着空兒。就把二哥的馬擡去了。匡亂道。怎麼把馬擡了去。你可曾追趕麼。鄭恩道。樂子本是要追。怎奈他走得無影無踪。沒處追尋。故此只得跑了回來。與你商量。匡亂聽他失去了馬。便道。三弟你忒也粗魯了。些既然開市中擠散。就該回店纜。是怎麼又去招災惹禍。如今坐騎被人搶了去。只看這沉重行李。沒有

脚力擔負。怎好行程赶路。正在埋怨。鄭恩忽然想起道。二哥你休埋怨。那個擡馬的。是有名的人。如今咱們和這馮毬人的要就是了。匡亂便問道。既有名姓。這馬就有着落了。但不知他的姓名。你怎地知道。鄭恩道。那時未曾廝打。樂子也會問他。他說是什麼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豈不是個有名見的人麼。匡亂道。既然有此實落。就好追尋。只消與店小二問明他的住處。和你前去取討便了。正是。

得者何足喜

失者不爲憂。

須知塞翁意

喜恐變成憂



當下匡亂便喚店小二進來，問道這裏有個團練教師，不知住在何處。店小二道：客官問他有何事故。匡亂道：我這命兄弟方纔出去放馬，不道溜了韁，被韓教師家的什麼公子捨了去。我們要去取討，所以問你店小二道：原來如此。客官，我勸你把此事歇了罷。莫說一匹馬，就是十匹，總也要不來的。匡亂道：却是為何有這等勢要。店小二道：客官有所未知。這個公子名叫韓天祿，他的父親名喚韓通，此人拳棒精熟，作惡多端。兩年前從大名府帶了家小，來到我們鎮上，倚仗着慣使鎗棒拳脚，橫行無狀。我們做買賣的

多要吃分門錢。他把劉員外家偌大的一所庄子，硬強霸奪，做了住宅。自己稱為團練教師，他手下有一二百個徒弟，又參養些鄉兵，喚奴使婢，雄踞此地。每日到鎮上，科歛些許百姓們，要湊納十兩長稅銀子。衆人懼怕他的威勢，誰敢違拘了他。以此又是縱放兒子，常在外邊淫人妻女，詐人財帛。這些惡款多端，橫行不法。我們本地之人，尚且懼怕，何況二位客官，乃是異鄉之人，怎好與他做對。故此奉勸客官，把這事干休了罷，保得個平安無事。就算萬幸了。匡亂聽畢，心中想道：原來就是韓通這厮。又在這裏不法害



民我怎肯饒他便道小二哥你也不須這等擔驚受怕我這馬要不要尙在未定你只說他的住處在於何坊就是了小二道既客官一定要去我便說明這個住處聽從行止便了他的庄子就在這平陽鎮正南上野雞林過去一座大樹林內便是想是那馬也在此地失的客官們到彼須要仔細那店小二說完竟是出去了匡亂道兄弟你道這捨馬的是誰原來就是我時常對你說的在大名府勾欄院打的韓通這厮他又在此地害民我且再與他厮鬧一場看他此地住得也住不得鄭恩道樂子却認得野雞林咱

們趁此日中天氣正好尋到他家有本事討馬回來便好了賬說罷提了酸棗棍同匡亂出了店門洒開脚步赶到野雞林至那大樹林盡頭尋着了庄子匡亂道兄弟你且去引他出來好待愚兄與他算賬匡亂說罷自己閃在密樹林中暗暗張望那鄭恩執了酸棗棍惡狠狠奔至廣梁門首放出那春雷般的聲音要把韓通叫罵出來有分叫狹路相逢再教強梁失勢窮途發憤纔稱棍惡從良正是

徒知背理謀身計 怎說安民除暴風

畢竟韓通肯出來否再看下回自知



處處不忘大哥正如鄭恩時時不忘二哥同是一樣眷戀之心而傳中大意尤見不失主腦本為尋訪柴榮偏要帶出放馬本為溜韁追馬偏又遇見黃鶯此等作法閱者不幾疑為多事乎然不知此回之組合專恃一馬為線索蓋前文許多境遇無數烟霞正為得遇韓通之地耳故不放馬不致溜韁不追馬何能得鶯既要賭鶯勢必捨馬惟其失馬理必求人轉轉折折無非為二打韓通作引子也閱者其知之乎  
興隆庄上麋鹿誤認肥獐食肉果然有味平陽

鎮外黃鶯錯認野雞下酒不患無餽只此一聯  
堪為鄭恩持贈



一馬賂一鶯其數雖等但馬大而鶯小馬價貴而鶯價廉似乎太討便宜然其驕傲行為渺小口吻亦只畫出土豪局段驕子心腸在林子裏跑出跑進沒做理會此亦活畫出失物之人一段驚惶憂鬱氣象  
偌大一所庄子白白佔了只一匹馬現有抵物如何不捨自稱團練科歛錢財縱子為非處身不正此蓋甚言韓通之為惡也



飛龍傳

第二十九回

平陽鎮三打韓通

祀聖廟一翻伏狀

詞曰

君行無良。鳩倨鵠巢安羨。快當時。慾心貪戀。恃才妄作。非爲現。未路垂危。可否能常僭。○到如今。回首他鄉。仍眞人。殊勢異。視顏面。目效他投筆封侯。思想蓋前愆。乃使吾成驗。

石調錦纏道

話說鄭恩。失去了趙匡亂的赤兔。胭脂馬跑回店來。



訴與匡胤知道。匡胤細問店家，方知就是韓通捨去弟兄二人。一齊來至野雞林外，尋着了韓通。僭住的這所庄子。匡胤便叫鄭恩前去叫罵。自己閃在林中張望。那鄭恩到廣梁門首，看見裏面沒人出來，反把門兒緊緊的關閉。由不得心中大怒，便大罵道：韓通的狗兒，那毬入的。你既然害怕，不敢出來，就不該叫你姓子來搶樂子的馬了。你若知事的，快快出來相會樂子。就一筆勾消。你若不肯出來相會樂子，就要打折你的窩巢哩。口裏罵着，手裏不覺粗魯起來，挺起了酸棗棍，在門上亂打。須臾，將廣梁門打了大大

的窟窿。裏面守門的看了，慌忙跑進廳去，稟知韓通。此時韓通正坐家中聽知，兒子得了寶馬，卽叫捧來觀看。果是一匹赤兔龍駒，心下歡喜不盡。分付家人整備慶賀筵席，做箇龍駒大會。賞過了那些跟隨出獵的衆人，於是父子夫妻及衆徒弟等，正要各各入席歡飲。猛見守門的進來通報，說是黑漢打門，要討馬匹。現在外邊叫罵。韓通聽了，勃然大怒，卽時點齊了衆徒弟，帶了兒子天祿，各執兵器，一齊往外邊來。分付把大門開了，闕的湧將出去。那鄭恩正在叫罵，忽見大門已開，擁出一羣人來，兩邊馬字兒分開，舉



眼看那中間爲首的。也是勇猛。只見他

頭戴一字青巾。身着杏黃箭服。烏鞋戰褲。簇新  
新拳棒。精通獨步。曝寒金。特威武。橫生裂目兇  
頑。手提稍棒。鬼神驚。不愧名稱二虎。

鄭恩大唱一聲道。那穿杏黃袄子的。敢是韓通兒麼。  
那韓通聽得。叫他名氏。擡頭往外。看着果然好一條  
大漢。怎見得

烏綾帕勒黑毡帽

罩體披袍是皂清

藍布捲袂腰內結

裹脚鞦鞋皆用青

手執一根酸棗棍

威風凜凜世人欽

烟薰太歲爭相似

火煉金剛不讓稱

俺

韓通見了。大呼道。塵便是韓通。你是甚人。敢來犯俺。  
鄭恩道。樂子姓鄭名恩。今日到此。非爲別事。只爲你  
的娃子。把咱的寶馬搶來。藏過了。故此特來取討。你  
若曉事。送了出來。樂子便佛眼兒相看。若你強橫不  
還。只怕樂子手中這酸棗棍。不肯與你干休。韓通聽  
了大怒。叫聲黑賊。你怎敢出言無狀。誰見你的馬來。  
你今日無故前來。把我大門打碎。這是你自要尋死。  
休來怨俺。說罷。舉起稍棒。當頭打來。鄭恩舉棍。赴面  
相迎。兩個打在當場。鬪在一處。真个一場大戰。但見



三  
一般兵器。兩個雄心。一般兵器。棍打棒棒迎棍。光閃閃。不亞蛟龍空裏舞。兩個雄心。我擒你你拿我。氣赳赳。儼如虎豹嶺頭爭。初交手。怎辨雌雄。只覺得塵土飛揚。疑是天公佈霧。到後來纔分高下。一任你喊聲振舉。須知人力摧殘。

當下兩個各施本領。戰鬥多時。不覺的鬪了三十回合。鄭恩本事不濟。看看要敗下來了。匡胤在樹林中見的清切。恐怕鄭恩有失。暗暗解下腰中鸞帶。順手一縷。變成了神煞棍棒。輕輕的溜將出來。大喝一聲。道。韓通的賊休要恃強。你可記得在大名府哀求的

言語麼。今日又在此地胡行。怎的容你。那韓通正要。把鄭恩打倒。忽地見匡胤躡到面前。吃了一驚。往後一退。匡胤趁勢。只一掃脚棍。早把韓通打倒在地。說話的韓通未及交手。怎麼就被匡胤打倒。這等看起來。則是韓通並無本事。絕少技能。如何。在乎陽鎮上。稱雄做霸。行教傳徒。倒不如歛跡潛踪。偷生度日。也免了當場出醜。過後遺羞。看官們。有所未知。從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轉敗爲勝。移弱爲強。其中却有一段變易的機趣。幻妙的工夫。如今只將拳法而論。匡胤所學。本是不及韓通。若使兩下公平交易。走手起



來以視鄭恩曾經救駕武藝畧高今日尚且輸了稅氣則匡胤定當甘拜下風矣。怎奈彼時在大名府初會之時幸有鬼神呵護暗裏施爲所以匡胤佔了上風把韓通無存身之地遠處逃躡今日二次相逢又是韓通未曾提防匡胤有心暗算合了兵法所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所以又佔了上風卽如第三翻相會仍使韓通失手正如博家擲色所言又犯盆口之意總而言之只是個王者不死而巳閑話表過不敢碎繁只說當下匡胤打倒了韓通只一脚踏住胸膛左手輪拳照着臉上就打初時韓通尚可挨抵打倒

掉

後來只是哎喲連聲死命的狠評數次發昏一時省不起是誰那鄭恩在傍觀看心中好不歡喜正如

貧人獲至寶

寒士步瀛州

那鄭恩叫道二哥你這拳頭只怕沒些意思這個橫行生事的馱毬入的畱他何用不如待樂子奉敬幾棍送了他性命與這裏百姓們除了大害也是咱們的一件好事鄭恩乃天生粗鹵質性直遂口裏方纔說完手裏就舉起了酸棗棍便望韓通要打匡胤連忙止住道不可我這拳頭他已是儘勾受用了賢弟不必粗心且畱這厮活口別有話說鄭恩依言只得



提了酸棗棍，惡狠狠立在傍邊。那韓通的兒子和這些徒弟們，欲要上前解救。見那匡胤相貌非凡，身材雄壯，定是個難鬪的英雄。一來怕那鄭恩行兇若使上前動手相救，倘他果把棗棍一舉，韓通的性命就難保了。又聽得匡胤說，且畱活口，諒來性命還可不妨，只得也不多言，也不動手。一個個袖手傍觀，都在門前站立。這正如兩句俗語說的。

嫩草怕霜霜怕日。

惡人還被惡人磨。

當時匡胤一手揪着韓通的頭髮，一手執着拳頭，照在韓通臉上，喝聲韓通，你且掙開驢眼，看我是誰。此

時韓通已是打得眼腫鼻歪，身體又被踏住，動彈不得。聽見匡胤問他，便把雙目亂睜，睜了半晌，方纔開了一線兒微光，仔細望上一看，方知是趙匡胤。唬得哽氣倒噎，懊悔莫及。心下想道：好利害，怎麼他又在這裏助那黑漢。可見我的造化低，又遇了這個魔頭，免不得要下氣伏軟些，纔可保全性命。於是歡容的答道：原來是趙公子駕臨，自從在大名府一別，直到如今，不知公子可安否。匡胤笑道：你既認得是我，可知當日在大名府打了你，如今可還害怕麼。韓通聽問，想道：我前翻雖會搥他的打連妻子，也不知道今



日這些徒窮和我兒子在此。若滅盡了銳氣。日後怎好出頭。仔細思量。莫輸口氣。輸了身子。罷便道。公子我與你多年相好。斯招斯敬。連面也不會紅過。今日如何取笑。請到舍下。一叙久別之情。纔見氣誼的朋友。匡胤唱道。韓通我看你光棍樣。見對着衆人面前。恐怕害羞不肯認賬。我也不與你多說。只教你再受幾拳。與衆人看看何如。說罷又要揮拳打下。韓通方纔慌了。只得不顧羞慚。哀哀的說道。趙舍人。莫再打了。自在大名府見教一次。到如今想起來。真是害怕。夢魂皆驚。乞公子海量寬容。饒了我罷。匡胤道。你既

害怕。要我相饒。須要聽我分付。你從今日快快離了此地。別處安身。改惡從善。再把這座庄子交還原人。我便饒你。若不依我言。仍在平陽鎮上。殘害百姓。俺在早晚之間。必然取你性命。韓通道。公子分付。怎敢不依。匡胤道。你既依允。俺便放你起來。與同衆人。速往平陽鎮去。寫下一張執照。方纔放你。韓通只要性命。滿口應承。匡胤把脚一鬆。韓通扒了起來。呆呆的立着。敢怒而不敢言。那鄭恩在傍說道。馱毬入的。快把樂子的馬。牽了出來。待咱的二哥騎了。好回平陽鎮去。韓通聽了。那裏還敢不依。連忙叫人。快把這馬



天音全傳  
摔來交與匡胤。匡胤把神煞棍棒變成鸞帶束在腰間。跨上龍駒。鄭恩拿了酸棗棍帶了韓通。把後邊人喝住。不許一人全行。當時三個人出了野鷄林。來到平陽鎮口。登時哄動許多百姓。齊來觀看。多說道：「這是橫行害民的團練教師爺。平日間只有他如狼似虎。還有誰人敢說他一個不字。今日爲着甚來。弔在這裏內。中一個走上前來。叫道：「團練老爺。你定下的每日規矩。要的這十兩稅銀。我們湊分已齊。怎麼今日不來收取。想是要我們到衙門裏來完辦麼？」又一個道：「衆位。且看他粧這狗彘之形。想是要去上圈哩。」

只是把往日英雄一朝失了。覺得帶累我們。羞殺韓通。聽了這些言語。羞慚滿面。低頭而行。匡胤叫道：「列位也不必多言。今日俺與你們解釋了此事。便是兩無干碍。各奔前程。列位可同我前去要他寫了一張執照。便好打發他起身。」衆人道：「好漢所處極當。遂一齊來到十字街頭。却有一座七聖廟。廟前有一座亭子。匡胤跳下馬來。把馬拴在柱子上。便說道：「你們衆位之中。有那年高德厚。請進幾位。看他寫下執照。再尋原主劉員外進來。當面交還。」衆百姓中有人答應道：「那劉員外也在此間。匡胤邀進亭中。就叫那



百姓公同推舉。議了五位老者。多是年及六旬。仁厚長者。齊往亭子內。拱聽調度。匡胤又叫人去取了棹桌。就請六位老者。兩傍坐下。中間把下桌子。又取了紙墨筆硯。安放好了。匡胤然後開口道。各位長者。非是在下活名邀譽。妄斷鄉評。只爲俺一生最喜鋤強扶弱。逆惡携良。因此路見不平。權爲公舉。倘有不合於禮。各位亦須面斥其非。方見公道。那老者道。好漢爲民處分。已是極循道理的了。有甚不合。致使我等饒舌。請自尊裁。不必過謙。匡胤便叫韓通過來。謂之道。今日此舉。並非俺苛刻於你。只因你行已不法。虐

戾良民。須要自己服罪。俺不過大義而行。只叫你寫下執照。不許再來。還要交還劉員外房屋。諸事清楚。俺便放你去路。韓通到此地步。怎敢不依。提起筆來。就像犯人畫招一般。登時把執照寫完。名氏底下。扎了花押。雙手提與匡胤。匡胤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來。果是明白于淨。永無更變的。寫道。

其伏辨韓通爲因。已性不明。冒居平陽鎮劉宅房屋。欺公藐法。橫害良民。種種非爲。果堪衆憤。但從古開自新之路。君子寬已往之過。自知不容於此地。願將該有庄房。交還原主。全家遠避。



不復相侵。如後再至平陽。有犯一草一木者。願  
甘衆處。故立執照。永遠存據。

匡胤看畢。遞與衆老者看了。一遍多說道。寫得不錯。  
好漢便須放他去罷。匡胤依言。卽着韓通速速回家。  
收拾出房交割。快離了此地。不許停留。韓通得了性。  
命。抱頭鼠蹶的去了。那幾個老者。都想韓通雖然寫。  
下伏辨而去。猶恐事有反覆。慮他日後再來。如何抵。  
當。遂一齊說道。請問二位好漢。尊姓大名。老漢等有。  
一委曲之言。願乞允諾。匡胤道。在下姓趙。這是結義。  
兄弟。姓鄭。不知列位有何下教。願乞明示。老者道。某。

等衆人。蒙二位英雄。路見不平。打了韓通。將他趕去。  
只怕這惡棍。面雖順從。心不甘服。日後知得二位去。  
後。再來肆毒。我們合鎮人民。便難承受了。所以我等。  
私意。欲屈二位英雄。畱住此間。權住幾月。與我們百。  
姓。做個護身。待他果已不來。然後請尊駕行動。不知。  
可否。匡胤道。韓通此去。定是永不敢來。列位放心。不。  
須多慮。況在下各有正事。不便在此久住。說罷。就要。  
辭別衆人。那裏肯舍。一齊在亭子外攔住。不肯放行。  
那鄭恩吃慣了現成酒飯。聽見衆人苦苦相畱。心中。  
暗自歡喜。叫道。二哥。咱們打去了。韓通雖然與他們。



飛龍全傳  
問  
除了害。只是咱們去後。這馱毬人的果然再來。叫這百姓們怎禁得起。他們畱咱。決然也有信義。前日樂子在興隆庄。鎮邪也住了幾時。今日他們叫住幾月。決不誤了正事。便與他做个護身。有何妨害。況且這裏是關西一帶。四通八達的地方。閑着工夫。探問柴大哥的消息。也是好的。匡胤低頭想道。我本爲尋訪大哥。故此終日奔波道路。今鄭恩所言。甚是有理。我何必拒絕於他。拂情太甚。遂說道。旣承衆位厚意。相畱。只得領教了。但今先要說過。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在下便要起身。莫再推阻。那老者道。二位英雄有心

住下。只過了幾日。甚憑起行。於是匡胤鄭恩。權在這七聖廟內安住。又叫人往招商店去。把行李包裹兵器。一齊取了來。又把那馬拴在殿後披間內。自此每日三餐。衆人輪流供養。閑暇無事。又往街上訪體柴榮消息。這且按下不題。却說韓通得了性命。慌慌然如喪家之狗。躡出了平陽鎮。將至野鷄林來。只見兒子韓天祿。領了衆徒弟前來迎接。問起其事。韓通把寫伏辨等。一一說了道。如今這裏住不得了。我們快回家收拾。連夜起身說罷。一齊來至家中。又與娘子說知了。就把那所備的龍駒會筵席。各各飽餐了。



一頓韓通又取些跌打的丹藥啖了一服。然後眾人收拾了金銀衣服細軟等物。打成駝子。家口上了車子。父子二人帶了徒弟家人。一齊保着車駝。連夜起行。離了平陽鎮所屬地方。望着禪州去路而走。只因這翻投奔。有分叫。遇故謀新。大郡壯風雲之色。改弦易轍。圖王添羽翼之臣。正是。

但憑韜畧行藏技。

何懼山林跋涉勞。

畢竟韓通此去何處安身。且看下回分解。

纔得馬便做會韓通原也不正行賞眾人。治席慶賀何等闊執。何等快活。酒尚末沾唇。討債

已在門外。大是掃興。甚覺難堪。

二哥拳頭不如樂子棍子。鄭恩行事常見爽利。名雖相鹵。其實不為粗鹵也。蓋古來惟有粗鹵之人能做爽宏之事。彼精細之流遇事雖多顧慮。然未有不拮連遲滯。終於敗事者也。

第一打只要他叫。韓素梅為祖奶奶。第二打便要自畫伏辨。不許重來。前為素梅起見。似公而實為私。今為赤馬尋非。雖私而實為公。前次只討便宜。今翻杜絕後患。一次勝一次。二翻緊一翻。既非雷同。更見出色。



衆人若留不肯停止。鄭恩相勸，即便存身。此非鄭恩能留，實柴榮留之也。夫匡亂一心，祇爲尋訪柴榮之心，故奔走而不爲柴榮，則必不奔走矣。苟停留而可訪柴榮，則姑且停留矣。所以鄭恩一言之下，便肯停駿，思念之餘，極稱有理。不計行止之勞逸，豈論境遇之豐嗇哉？故曰：非鄭恩能留，乃柴榮留之也。

慶賀華筵做了，敗還罰席是可一嘆。

飛龍傳

第三十回



世宗薦朋資幃幄

宏肇被譖陷身家

詞曰

宰相殷遇，訴風訴雨，汲引同袍，羨他推許。良朋共吐衷懷，慶英材。○孤忠惜被權姦擠，情何已。君心竟辜負，斯意敢期。龍比留此官箴，萬古咸稱。

右調怨玉孫

話說韓通既被趙匡胤責寫了伏狀，連夜奔回家中。



收拾細軟物件。妻女上了車子。自己與兒子。及徒弟  
等各各乘馬。取了梢棒。護擁了車仗。望着禪州大路  
而行。一路上思前想後。打算安身之處。欲要養成銳  
氣。俟報此讎。無奈彼此商議。仍無定所。正悶行之間。  
只見前面一顆行人。約有三四十個。多拿着鎗刀劍  
戟而走。韓通暗想。此顆必是反人。待我問他端的。遂  
拍馬上前。高聲喝道。爾等手執刀鎗。往那裏去的。那  
衆人抬頭一看。見韓通人物軒昂。鞍馬高大。知非尋  
常之士。不敢怠慢。說道。馬上壯士。我等俱係近處百  
姓。因爲度日艱難。聞得禪州郭令公招軍。故此前去

應募。韓通聽言。心下又是暗想道。我被趙匡胤這賊  
連打兩次。閃得我無家可奔。無國可投。今又尙在道  
路傍徨。我何不將機就計。把這些人收在手下。同上  
禪州。倘能殺得大小前程。便好報這讎恨了。主意  
已定。開言說道。爾等既要投軍。可多跟着我走。那禪  
州的郭令公是我親戚。我今正要去見他。管取你們  
一到就有糧吃。就是那路上的盤費。都是我應給。那  
衆人聽言。俱各歡喜道。既是將軍怜恤。我等情愿跟  
隨前去。韓通大喜。遂即取些銀鈔。給散衆人。一齊望  
禪州而來。到了禪州城中。尋下客店。安頓了家小衆



人自己出外打聽聞得人說。凡有投軍的。必須先到監軍府去報名投見。然後引至都元帥處驗看。纔有職事。韓通聞了這信。疾忙回至店中。打點了投見的手本。加了一個禮單。換了一套新衣服。領着衆人。來到監軍府前。隨了那些四方來的投軍人衆。把手本遞了進去。等候傳見。不多時。只見一個軍校。走將出來。道那一位是投軍的。韓通監軍老爺有令。箭相傳快進去參見。韓通聽令。上前答應道。在下便是。韓通那軍校隨引進了角門。至大堂階下。跪着道。投軍人韓通報名參見。那監軍不是別人。正是柴榮。見了韓

通。慌忙離座下階。用手扶起道。賢友請起。原來韓通與柴榮自幼相交。極稱莫宜。後來天各一方。遂而踈濶。今日收募軍人。先前見了手本上的名姓。已是疑惑。猶恐不的。故此單傳進去。面視是否。不期果是韓通。當下柴榮扶起了韓通。那韓通見了柴榮。亦是慚愧。遂携手上堂。重新見禮坐下。韓通道。自與台兄分別。不覺數年。誰知大駕執掌兵權。如此榮耀。若論韓某舊日交情。一定沾恩矣。柴榮道。久知賢兄精通武藝。勇畧過人。小弟正欲差人尋請。不意今日相遇。誠三生之幸也。况郭元帥乃小弟姑丈。俟明日引見得



升音全傳  
三  
睹賢兄如此英才，何愁不大用耶？說罷，遂命軍校傳取各路投軍人等，進堂看驗，載冊送進帥府，以備編伍。搆演公事已畢，卽命承辦人整備筵席，款待韓通。到了次日清晨，柴榮把韓通引進帥府，參見了郭威。郭威見韓通壯年人才，儀表不俗，心下早有幾分愛。卹又遇柴榮稱讚才能，極力薦舉，更加歡喜，遂卽賞了一張委牌，受他權授五營團練使司之職，仍同柴榮招納四方豪傑，每日操演兵馬。韓通受命，拜謝出來，同了柴榮歸監軍府。自此一心供職，竭力同謀，按下漫題。且說漢主自卽位以來，聽讒貪色，黷貨遠賢。

大興土木之工，黎民甚是怨恨。平日又寵用了一個國丈，名叫蘇鳳吉，生成妬害忠良，籠絡姦小。在朝上奏九准，任意橫行，羣臣側目，而視誰敢多言作對。那日却有細作打探回來，將郭威招兵買馬之事，密密報知。蘇鳳吉得此消息，卽於次日早朝執笏上殿，俯伏奏道：「臣昨接密報，稱是郭威在禪州招兵買馬，大有謀叛之心。乞陛下早爲剪除，以免後患。」漢主聞奏，大驚道：「怎奈郭威陰蓄不臣之心，有乖王法。太師有何良策，急與朕處裁？」蘇鳳吉奏道：「陛下且不必性急，依臣愚意，可差官賚旨往禪州調取郭威，彼若恪守



臣節自必隨使來京。若有謀反之心。必然不至。那時陛下再遣將發兵。名正言順。往彼問罪。郭威既不敢抗命。又使在朝諸臣。不生異言矣。望陛下龍心裁奪。漢主聽奏。龍顏大喜。道：「大師所奏。真乃治國之良謀也。」朕當奏准。蘇鳳吉謝恩起來。漢主正欲勅旨。差官忽見階下一臣。紅袍金幘。玉帶烏靴。執笏當胸。上前奏道：「陛下不可聽讒譖之言。誤了國家大事。」漢主舉目看時。乃是平章事史宏肇。漢主問道：「朕因郭威陰蓄不軌。故此調取回京。別有處置。卿何阻焉？」宏肇道：「非臣敢行阻攔。但思臣與郭威同佐先帝。披堅執銳。

間

創業開基。成就社稷。君臨天下。郭威多有勲勞。因此先帝簡拔。托以重任。使之威鎮禪州。誠國家之保障也。今陛下無故調取進京。君臣疑聞。分明逼反重臣。臣恐郭威手下將士極多。決然生變。更且風聞各鎮諸侯。人人自危。齊動干戈。陛下何以處之。願陛下聖斷爲幸。漢主道：「不然。郭威自恃在外。招兵買馬。顯有謀反之心矣。今日若不早除。日後養成胚胎。悔已無及。卿勿多言再阻。」宏肇復奏道：「郭威招兵買馬。此乃深爲國家之計。臣子職分所當爲。陛下豈可以此事加罪。欲致郭威於死地。不以自戕其股肱乎。且陛下



自卽位以來。不行仁德之政。尤興土木之工。聽讒陷忠。沉溺酒色。臣恐天下自此危矣。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德褒能。先斬蘇鳳。吉於市曹。貶蘇后於冷宮。肅清朝宇。靖其內患。然後再加郭威王位。穩住其心。開帑庫以賞軍民。則人情感悅。自然皇圖永固。內外皆安矣。漢主聞諫。勃然大怒。道朕自卽位以來。一遵先帝遺命。未嘗失德。汝反面斥朕躬。寵姦溺害。你看民家富豪飽煖。尚且造建花園。以爲春秋賞玩。朕今止建一所御園。亦未爲大興土木。蘇娘娘乃朕之元配。又無失德。如何教朕黜他。朕思夫婦乃人之大倫。廢民

之家。尚是篤於恩愛。况朕身率萬民。焉有先薄其倫。理而能表正天下者。卽蘇鳳吉所奏。實係爲國遠猷。非爲一己之事。豈可因汝妬忌。使朕屈斬忠良。若依國法而論。汝之自恃功高。輒行誹謗。理當誅戮。姑念汝乃先帝老臣。宜從寬典。革職爲民。永不錄用。汝可速退。不必多纏。史宏肇見幼主不聽他諫。反爲革職。知是幼主溺於酒色。強諫無益。因不復再奏。暗暗嘆氣。立起身來。往外要走。却見蘇鳳吉立在傍邊。不覺心頭火發。口內烟生。大罵道。誤國欺君的姦賊。多是。你蠱惑聖聰。顛倒朝政。以致人民怨望。藩鎮離心。眼



見錦綉江山。畢竟斷送在你這姦賊之手。蘇鳳吉亦大怒道。史宏肇。你只是回護郭威。想與他通同謀反。故此欲害我耶。史宏肇益怒道。姦賊。你不想省過。尚敢亂言。你將血口噴人。情實可痛。我誓必與你拼一拼。說罷。舉起朝笏。照面門狠力一下。那朝笏折爲三段。打得蘇鳳吉鼻眼歪斜。口流鮮血。一交滾倒地下。喊叫道。皇上明鑒。史宏肇私通郭威。生心謀反。怪臣多言。當聖上面前。把臣毒打。望陛下天命救臣。那漢主在龍牀上。親見史宏肇把蘇鳳吉打倒。又見喊叫。心中大怒。用手指定史宏肇。大罵道。萬惡的姦賊。你

道朕不明不仁。朕也不惱。當殿毆打太師。也還可恕。不該私通反叛。把朕的江山做情。你今大罪難容。畱你必爲後患。兩邊的。與朕把這姦賊。綁赴市曹。候旨斬首示衆。只聽得兩邊一聲領旨。走出幾箇駕上官來。登時把史宏肇綁了。兩傍文武。箇箇驚駭。都懷不平。欲待上前保奏。又怕蘇鳳吉權姦勢焰。只得嘆息而已。正是。

懼禍不談朝宇事。

貪生豈顧諫諍風。

當下蘇鳳吉又奏道。史宏肇私通謀叛。誅他本身。不足以盡其辜。應將滿門家口。一概斬戮。庶使後人。盡



懷警畏。漢主悉准其奏，卽傳旨命殿前校尉速將史宏肇全家一同綁赴市曹處斬。那校尉領旨帶領禁兵將史宏肇府第前後圍住，可憐忠良眷屬不分良賤老幼男女盡行綁赴市曹。那滿朝文武雖多，也有平日和宏肇情投意合的，到了此時也不肯把性命去保，只有那在城的百姓見了皆懷不平。三個一堆，五個一處的說道：天下纔得太平幾年，朝內又生這大變，只這史老爺何等爲國愛民，今日朝廷無辜將他殺了，只怕刀兵起在眼前，想多是我們百姓無福，又要遭此劫數了。內中有个年老的開言說道：列位，

這些閑事，且莫要管他。老漢倒有一件緊要事情，要與衆位商議，不知可使得麼。衆人道：有甚事情，不妨明言，若可做得，無有不依。老者道：列位，老漢想這史老爺乃是忠臣，我們衆百姓平日間承他惠養愛恤，今日遭此大變，我們理該買些紙錢到法場上焚化，送史老爺歸天，也見得我們百姓之情，不知衆位心下何如。衆人齊聲應道：有理有理，我們當得都去送他。於是大家鬪出些銀錢，多少不等，就去辦了紙錢，一齊到市曹上來。只見四面八方軍兵圍住，那裏有得空兒。那老者高聲叫道：衆位可相讓讓兒，我們要



進去送史老爺的。遂挨開人衆，齊到中間，舉眼看那史宏肇及合家眷口，共有一百零三口，个个綁縛而立。那些圍護的兵馬在外，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四下站住。又有那些夜不收，各在四面巡邏。只見那史宏肇嘆聲叫道：「皇天后土，實鑒我心。我史宏肇爲國忘家，所得何罪，以致全家受戮？我生不能食姦賊之肉，死必啖姦賊之魂。夫人在傍，說道：『老爺何必如此？』云：『忠臣不怕死，只願死得其所而已。今日爲國忘身，全家受戮，其中是非曲直，是有公論。』老爺何必嘆息？史宏肇點首稱善。那些衆百姓看了，俱各流淚擁至

跟前。一齊跪下。史宏肇問道：「爾等前來有何話說？」衆人答道：「小的們都是本城的百姓，一向在老爺馬足之下。蒙老爺撫恤教養，何可報答？今日聞知老爺被害，小的們無以孝敬，聊備些須紙錢，伏乞老爺當面生受，以表小的們一點敬心。」說罷，就將紙錢抖開，點上了火，朝着史宏肇焚化。一齊放聲大哭。史弘肇看了，連嘆數聲，即便止住道：「爾等百姓不必如此。我平日爲官，並無惠德，及於爾等，誠有愧於古臣。况我年過花甲，福業隨身，今日命該刀剝，豈敢怨尤？只圖不愧此心而已。極承爾等送我老漢夫婦九泉之下，亦



感厚情。但我有幾句言詞。爾等百姓須當謹記。則老漢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衆百姓道。老爺有甚教誨小的們。自當謹記。史宏肇道。爾等衆百姓聽者。

在家俱要敬父母。

百善之中孝獨先。

弟兄友愛敦手足。

鄉隣和睦莫憎嫌。

教子須當明禮義。

閨門訓女母該嚴。

吃虧認可安本分。

貧苦勤將技藝研。

隨緣淡泊平情過。

樂業安居無用煎。

任爾一生名與利。

窮通得失總由天。

史宏肇正在說話。只聽得軍民亂嚷道。朝廷駕帖來

了。那四下裏看的百姓。一齊拍手道。不好了。駕帖來了。史老爺轉眼就要喪命了。時有兵士早把百姓趕開。監斬官起身拜了聖旨。供在營柵。分付帶過犯官聽點。遂把史宏肇僉了犯由牌。卽命帶至引魂幡跟前。土工把兩條蘆席鋪好在地。史宏肇夫妻對面跪下。怨氣冲天。霎時間天昏地暗。日色無光。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沉沉。劊子手提刀等候。只聽得陰陽官報說。午時已到。快些開刀。只聽得一聲砲响。衆百姓一齊拍手。悲喊聲喧。早把夫婦二人頭兒落地。正是兩股白氣冲天。一雙英魂西逝。有詩爲証。



憂國勤民已數年

寸心終日惕乾乾

天公偏使姦臣陷

血淚鵑啼滿壤泉

監斬官既看殺了史宏肇夫妻兩口。又點名殺了合家良賤男婦其計一百零三口。將那尸骸都已埋葬。詔監斬官進朝繳旨。漢主方纔退朝。到了次日。蘇鳳吉又奏漢主。早早差官調取郭威還朝。漢主准奏。即差翰林承旨孟業。齎奉旨意。星夜往禪州調取郭威。克日進京。毋得違忤。孟業奉了旨意。解駕出朝。帶領從人乘馬出了汴梁城。往禪州進發。不提。却說河南歸德府節度使史彥超。乃是史宏肇的包弟。那日正

在府中與手下屬將飲酒閑談。只見有一个漏網的家人跑進府來。見了彥超。把主人全家被害事情。一哭訴了一遍。史彥超聞兄被害。登時驚惶滿腹。怒氣填胸。大叫一聲。痛殺吾也。登時暈倒在地。眾將上前急救。半晌方醒。咬牙切齒。大聲罵道。無道昏君。吾兄有汗馬功勞。不思優待。恩榮反聽姦臣讒譖。將吾兄長屈害一命。不足。又將全家抄戮。如此慘酷。理法已無。我誓必生擒姦賊。削去昏君。與我兄長報讎。言罷。悲淚大痛。眾將勸諭。方始取淚。遂謂眾將道。既昏君害我兄長。早晚必有兵來尋害於我。吾今兵微。將



寡如何抵敵。想吾兄長因爲郭威而起。吾如今投奔於他方可免禍。又好與兄長報讎。衆位將軍若肯同行。吾也不離。不愿去者。吾也不強。當有八員健將。一齊答道。我等向受主將知遇之恩。未能報效。今日遇變。俱愿同行。史彥超大喜道。既將軍等皆肯同行。就此收拾行李。今日就要起身。於是衆將等各備行裝。史彥超亦卽收拾行程。保着家小。帶了八將離歸德府。竟投禪州而來。按下漫表。且說郭威一日正在帥府。閑坐。忽見門官來稟道。今有朝廷差官在外。乞元帥接旨。郭威聽了。卽忙率領多官。齊出帥府迎接。欽

差至堂上。開讀了聖旨。郭威心下大驚。且與欽差見禮。分賓而坐。茶罷。郭威開言問道。欽差大人。聖旨到來。要調取郭威回京。不知所爲何事。那孟業忙陪笑臉。從容說這原故出來。有分叫。激變了藩鎮之將。指日興兵。冷淡了忠勇之心。憑天安命。正是

燕雀處堂事已壞。

熊羆壓境勢何支。

畢竟孟業怎樣回答。且看下回。自有分明。

畢竟韓通原有將才。惜其不正於始。耳觀其於路。收服諸人。肯將家資分結。盤纏便是收束人心。籠絡驅駕之術。數矣。



平陽鎮之習練恃強自立禪州城之團練委牌  
權受自立私也權受公也不意韓通要爲此職  
今日克遂其願也

宏肇侃侃進言分別利害陳時政之是否指君  
道之從違果已剴切詳明規模宏遠所謂進盡  
忠而退補過誠無愧乎古昔大臣之風矣惜乎  
漢主昏暗不聽其諫而反加刑可慨也夫

當殿毀打雖失朝儀然待權姦一輩不妨激烈  
朝笏一舉便折三段此事何等暢快惜乎笏無  
鋒利不能斬佞臣之首也

設酒祭奠不如買紙錠送終倒覺于淨倒覺受  
用百姓中有此老誠殊稱豪舉

夫人之言大是正理人孰無死死得其所而已  
死之不愧於心無忝其職而已是非公論亦何  
計乎

只一法場典型正是慘傷之事匆忙之候耳偏  
有如許鋪排如許周折誠野史之妙技也



